

王恭平 著

激

情

作家出版社

王恭平 著

情

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激情 / 王恭平 著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5.11

ISBN 7-5063-3129-2

I. 激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3638 号

激 情

作者:王恭平

责任编辑:华沙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社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陕西安康万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字数:680 千字

印张:19

印数:0001-1000

版次: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5063-3129-2/I.2436

定价:5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从《激情》——这部言心小说里流淌出来的是：

一首滴血的人生史诗；

一把拼命燃烧的生命火炬；

一支爱的奇圣神曲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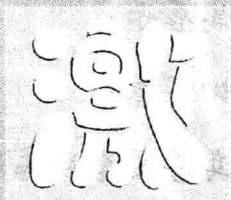
一幅人性善恶张扬的淋漓展示；

一卷塔底峻险生活的贴切写意；

一声对假丑恶挞斥和对真善美塑坝与呼唤；

.....

王恭平 著



情

从《激情》——这部言心小说里流淌出来的是：

一首滴血的人生史诗；

一把拼命燃烧的生命火炬；

一支爱的奇圣神曲；

一幅人性善恶张扬的淋漓展示；

一卷塔底峻险生活的贴切写意；

一声对假丑恶挞斥和对真善美塑坝与呼唤；

.....

憧憬总是甜美的，生活往往是辛辣的。
人，应挑战命运，燃烧激情，拥抱生活。

——题记

“三牛”

温和而富有生机的北亚热地带，是山的世界，动植物的世界，当然也是人的世界。两座巨龙般大山呈燕尾状向前推进，正欲相撞，被一条大河毅然推开，又呈扩张型燕尾状向前移去，时狭时阔。在它们的脚下，留下了一片深厚的黄土地。俗话说，哪里的黄土都养人。不知哪年哪月，湖广两地饥肠辘辘的先民们，携家带口，悄然来到这里，拾起在战乱、灾荒中死去的土著人遗留下的锈迹斑斑的挖镢、锄头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渐渐地，由兄弟妯娌七、八人，繁衍到五百多人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庄子。因为绝大多数姓全，就自己取名为全庄。

当时光之车驶入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，沉寂了千万年的黄土地，突然沸腾翻滚起来；眉毛紧锁了几百年的庄稼汉们，一个个眉开眼笑起来，象着了魔似的。妻子们望着太阳将屁股都晒红了还在酣睡的丈夫们，男人们望着屋檐下将横木都压弯了的金灿灿的苞谷穗儿，脸上都荡漾春的纹波。春节过后，一个个庄稼汉们从喜庆中走出，刚从龙头会上买回犁、铧、粪筐等，天空就轰隆隆滚下几个闷雷。他们边走边嘀咕：“不好，今年要遭天旱了！俗话说二月雷声发，倒干一百八啊！”。果然，从麦子还在灌浆，就一直干到秋后。山民们在蒸笼般的屋檐下，双手合十，祈祷，叹息……第二年春上，一个个又变得皮包骨头，眼皮儿再也翻不上来了。断了几天炊烟的全有德家，突然传来了婴儿啼哭声。邻居们便惊奇地从自家屋里走出来。全有德也一脸沮丧地出来了。“得儿子了？”家门子大嫂问。“唉，又多了一张口，这日子咋过呀？”全有德眉毛锁到了一起。“一个草草，有一颗露水养着，将就着过吧！”邻居们由惊喜转为安慰。

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奶水不够。做妈的刚出月子，就挎着竹篮，到田边路旁，采摘可下肚子的野菜。但照见人的青菜汤，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孩子的要求。于是，刚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，就整日整夜地哭叫，声音都哑了，一天比一天小。母亲章义文慌了神，就没命地跑啊，挖啊，希望多咽下几口野菜，给孩子多挤出几滴奶水。一天，她来到田边，看见生长旺盛的蕲，就想起几个月还没取

名、小命难保的儿子：“孩子要像这草儿一样就好了！唉！听大兄弟说，北边出产啥子苹果，又红又圆，孩子脸蛋儿要跟那苹果一样该多好！”她自言自语道。晚上，她拿胳膊肘子捣了一下全有德：“儿子该起名了，我琢磨就叫蕓吧，排行为颂，就叫全颂蕓，一来让他象草草、树树一样挣着生长，二来送来平安，有点吉利的意思，你说呢？”全有德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。

老天爷好象故意戏弄他的子民们。在人们饿得东倒西歪时，却让地里的庄稼疯长起来。麦穗儿一天天圆实起来。剥开，象一颗颗黄绿色的珠子。庄稼汉们擦着嘴角的涎水，一齐扑向地里，将刚开始泛黄的麦穗儿一镰子割下来，码一堆柴草，将麦穗儿架在上边，点着，待穗芒儿烧没，穗儿变黑时，退出来，用手使劲地揉搓几下，鼓足腮帮子一吹，露出绿绿的、麻雀眼睛般的籽粒，一巴掌倒进嘴里，满嘴满脸一片乌黑，只有两颗眼珠子来回地转。大家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嘿嘿地憨笑着。

也就从这时起，小颂蕓的脸上才有了几道血纹儿。渐渐地，又有了脸蛋儿，哭声也越来越少了。间或嘿嘿地笑着，酒窝儿深了起来。……

一天，小颂蕓正在自家的茅屋前捏泥巴，看到一队人打着红布，敲着锣鼓一扭一扭地过来了。他好奇地凑上去：“红布飘”。“不对，是三面红旗飘扬，小娃子懂啥？”有个小伙子用指头戳了他一下，他小嘴一努，做了个鬼脸儿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又看到一队队人马扛着大木头，来来回回、上上下下，觉得很好玩。到了秋天，红苕长在地里，也没人去挖。天渐渐地冷了，他看到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扛着锄头，肩着篾筐儿来了，胡乱地挖了一些挑走了，他还是觉得新奇，眨巴着小眼睛，迎送着五颜六色、摇摇晃晃的人儿。过年了，章义文端着一碗饺子递到儿子手上，小颂蕓头也没抬，一口气吃了个精光，他觉得饺子比红苕、比野菜、比苞谷糊子好吃。吃完了，小嘴巴不由自主地咂了几下。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还没有吃过扁扁的面食呢！他要再仔细辨别一下滋味。

这个年，全颂蕓过得有滋有味，吃得好，玩得开心。特别是跟在别人后头看敲锣打鼓、玩灯笼、踩高跷、抢炮，高兴极了。但不久，他便看到大人们整日整天地聚在一起，不停地说着什么，有时还吵起架来，脸涨得彤红，拳头攥得梆紧，他意识到，大人们一定有啥大的事儿，想听个究竟，于是摇晃着小脑袋，一颠一颠地凑了上去，拽住全有德的衣角，偏起头，但还是听不懂。听不懂算了，反正是大人们的事儿，自己只要吃得饱、玩得好就行了，管它呢！他又晃着小脑袋，一颠一颠地退了出去。

待到大人们说完了，吵完了，小颂蕓就跑上去，拽住章义文的衣襟儿，扯着，揉着，嚷着：“妈，我饿了，要吃饭，你赶快回去给我做！”章义文铁青着脸，一动没动。他使劲地揉了几下。她还是没动。他扯起嗓门大哭起来。她还是没动。他望着双目凝滞的妈妈，住声了——他害怕起来。

就在母子俩呆立着的时候，颂蕻听到了脚步声。扭头一看，有人挑来了两只木桶，还冒着烟。他好奇地跑上去，一看，桶里漾着包谷糊糊。他弄不明白。章义文迟缓地走上前去，领了五个黑盆子，递了过去。挑担的人默算了一下，从桶里抽出铁勺把儿，来回地搅了搅，给两个盆各打了两勺，给三个盆各打了一勺，勺儿在空中迟疑了一下，就一头钻入桶中，不动了。掌勺的人手抽了回来，挂起扁担钩儿。小颂蕻急了，一把抓住钩儿：“再舀一点！”掌勺的人没有动。颂蕻欲去拿勺子，被章义文按住了。担桶兼掌勺的人趁势担上就走——他不敢久留。

小颂蕻饿了，端起一小盆冲进大张的嘴巴，咕咚咕咚直咽。

“妈，我没吃饱”，他用小手抹了一下嘴，将圆眼睛投向大盆儿，急切地等待着。

章义文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饭盆，端起一个大盆，给他倒了一些。他又几下子喝光了，瞅了瞅里边，将舌头使劲伸进去，舔了又舔：“妈，还有点饿！”

章义文望了望儿子，摇了摇头，“唉”了一声。因为已没有饭可倒了。剩下的三盆，丈夫和老大老二还不够呢，他们在做活呀！小颂蕻也给眼前发生的一切懵住了，小眼睛无奈地眨着。

“颂蕻，走，回去，妈再给你做一点。”章义文伸手拉住颂蕻。

小颂蕻似乎从梦中惊醒，顺从地拽住妈妈的后襟，晃着小脑袋，一颠一颠地向家里走去。

进了门，章义文将儿子丢在一边，从墙旮旯摸出两个红苕，煨在尚未熄灭的灶膛里。不一会儿，满屋子弥散着醇香味。颂蕻鼻子嗅了嗅，将小嘴巴撮起老高：“好香啊！”没等妈妈发话，就捡起火棍，将红苕捣出来，拍了拍，拿小鼻子凑上去，狠劲嗅了几下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将皮撕下来，大口大口咬起来。太烧！两只小手来回地倒，还是烧，就唏溜着将红苕放到案板上，拿起抹布，将一头裹上，又大口大口地咬起来。

这一晚，小颂蕻做了个很长很长的梦。梦见灶膛里壅的红苕烧焦了。又梦见那个掌勺的给他们舀的红苕包谷针稀饭很少很稀，他和掌勺的撕瓜起来，抽起勺子飞跑。接着便梦见自己家的灶台被一伙人给拆了，他去打他们，可捶头说啥也抡不出，急得大哭起来——哭醒了，鼻子还一抽一抽的，心咚咚乱跳。

第二天早上，这梦还在脑子里回荡、萦绕。

“蕻儿，跟我上坡去。”章义文临出工时喊。

“不，我在家里玩”。他放心不下灶台。梦要是变成真的呢？听大人们说，娃娃的梦多半会显现的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但相信大人们的话。于是，越想越怕，越怕越想。

想着想着，就去把其它的门闩上，坐在通往灶台的门槛上，又想起来，过去的事儿一幕一幕在脑海里浮现：他咂着妈妈已无多少奶水的奶咀儿不放，可就

是咽不出来，急得嗷嗷直叫；妈妈将一团团野菜疙瘩塞进嘴里，一边噎，一边皱着眉头；自己肚子老是咕咕叫，心慌得很，眼看着别的孩子都走路了，可自己就是站不起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小腿直打闪，肚子一饱，腿就直了。昨天的事儿，也不时地掺乎进来：稀饭里照着自己的小脸蛋蛋，还吃不饱，喝了几口就完了；香喷喷的两个烧红苕……于是，他就觉得，灶台，就是命根子，有了它，就不饿饭了。他顿了顿脚，心说：妈不在，我要保住灶台，保住小命儿。今几个谁来拆，我就打死他！他又跑到灶台下，弯下腰，捡了根火棍，放在身边。他又继续地想……想着想着，倚在门框上睡着了……

在全有德家的灶房的茅草缝里挤出几丝儿清淡的炊烟，并有气无力地向上攀升的时候，几十家灶房面上几乎都冒出了青烟。这一切，被大队长全有虎看进了眼里。

年近三十，虎背熊腰的全有虎从大队部出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向食堂走去。他今几个要做他近三十年来最大的，也是最懵懂、最渴望的事儿。他选准了这一最佳时机。但他是大队长，得顾面子，得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做。他心里蹦蹦跳跳。于是，他想到要加加料，也定定神。就大步流星地走进食堂：“饿了，先来一点！”炊事员一见到掌管几百口人生杀大权的大队长，就一边嘿嘿地笑着，一边将勺子一下杵进锅底，使劲地捣了几下。全有虎狼吞虎咽：“不够，再添一点！”炊事员赶紧补了两勺。当几个大嗝儿冒出来，他摸了摸嘴巴：“大跃进呀么呼儿咳……”有一句没一句，摇摇摆摆地向孙寡妇家走去。这孙寡妇，名叫孙小娟，并不是老姬，其实还是个小媳妇，结婚不到十天，丈夫盖食堂时给掉下来的木头砸死了。全庄有个习惯，不管大小，只要没了丈夫，都称寡妇，这孙小娟自然被人改口称作孙寡妇了。全有虎都快而立了，还没说上媳妇，问了几个，人家嫌他烧包，仄棱马胯，吹了，他心里就越发地痒痒，越发地焦躁、饥渴。一见到漂亮丰满的孙寡妇，眼睛都直了。这天，孙寡妇说头疼，向他请假，那声音娇滴滴的，他一下子浑身热了起来：“行，你就不上工了，啥时不疼了再出工！”

当孙寡妇正在梦里感谢大队长时，突然感觉身上很重，喘不过气来，醒了，一看，上面正骑着大队长。“大队长，你干啥呢？！”其实她心里清楚。“想和你亲热一下！”全有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，就将手伸了下去。“这怕有失身份吧，大伙儿知道了，不斗争你？！”孙寡妇气喘喘地说着，可身子一下子躁热起来，就像灶膛里的火，越烧越旺，整个身子都灼热酥软了——她毕竟有两个多月没与男人干那种事了，积累的能量一下子全迸了出来。“怕啥！谁敢和大队长斗？！再说了，大伙儿都上坡去了，就咱们俩，天知地知！”全有虎边气喘吁吁地说着，边伸手扒孙寡妇的裤子。孙寡妇没再反抗，还滋生着期待。她身子就势向上一抬，裤子全被扒了下来，露出雪白的胴体、高高的乳峰，还有那黑色包围着的花朵。他醉了，疯了，一头扑上去，两人翻来倒去，由横木担着和由稻草铺就的床“咯

吱、咯吱，噎、噎……”响个不停，越响越大，越响越快，接着便是急促而又醉心娇滴的呻吟声和粗急的喘气声……奏起了繁器交错的交响乐。

太阳西偏了好大一截，全有虎头发零乱、身子飘飘地从孙寡妇家出来，不停地回头向屋里张望，孙寡妇就出来，依在大门帮上，含情脉脉，有一种不够的感觉；他更拿眼直勾勾地望着，眼神里充满着不足和贪婪，手不停地拨着乱发，身子更飘了。望了一阵，走了一阵，他停下来，定了定神，又飘飘地、颤颤地走过来，边走边断断续续、有气无力地哼起三面红旗的歌儿，哼了半截，又哼起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下没有龙王，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……”的歌儿。他乐极了，仿佛成了神仙。心里说：这大队长没白当呢，有吃的，有使的，还有女人玩！说实在的，这玩女人真是奇妙极了，快活流了！他又想起了这大队长的价值。

走着走着，一个石子垫了一下，小腿肚子一闪，他不由自主地弯下腰，一抬眼，却发现家家冒起的青烟：这还了得！这是在拆大跃进、三面红旗的台！这是与共产主义对着干！干脆把锅灶给起松了，既可用灶土壮田，又让这帮人死心！他加快了脚步——尽管身子还在飘。

晚上，全有虎召来十几个青壮年：“明天一早，就去把这些冒烟户的灶给挖了，看他们还与食堂对着干不？！”

“锅灶一挖，食堂吃不饱、办不下去咋办呢？”有人低声说。

“人民公社是天堂，吃食堂是奔共产主义，咋能吃不饱、咋能办不下去呢？只能越办越红火！照我说的办，没错！明天一早动手，一个不留，谁心软，我就整治谁！”全有虎下达了最后命令。

“是！”大伙儿应声，散去。

“起来！让开！”小颂蘋被惊醒了。

他揉了揉眼睛。啊！这么多人，拿挖镢的、扛洋铲的、挑荆筐的，一个个横眉瞪眼、凶神恶煞。这就是来挖灶台的！他想起了梦。他从这伙人的举止神态中做出了判断。为了不饿肚子，必须阻拦他们！他没有想到自身的能量。幼稚的心和生命的原始冲动，使他不可能这样去想。他坐着一动不动，两眼瞪得又大又圆又凶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”

他仍没有动。

“起来！不起来老子就不客气了！”

他还是没动。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头发也竖了起来，嘴角不停地抽动。

几个人一齐上来，扯得扯，拉得拉，踢得踢。他身子针扎般地作疼，支持不住了。眼睛眨了眨，挣扎着爬起来，拼命地跑向灶台，用瘦小的躯体挡着灶台。心里想着：你们总不能把我挖了！只要我还在，灶台就挖不成了。

这伙人毕竟大脑和四肢发育已经完全，他们派两个人使劲地撑住他，撑得

他嫩小的筋骨咯咯作响，气都出不来了，脸涨得彤红。而另一伙人则抡起挖镢，从另一头挖了起来。

他急了，身子猛地一蹲，迅即从灶门下摸起一把刀，猛地从两个人的腿缝中挤出来，一头扑向灶的另一端，抡起弯刀就乱砍起来。

这伙人猝不及防，身上、手上，挨了几刀，疼得直唏溜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只几岁的毛蛋蛋娃子，竟有这么大的胆量，这么大的力气，只得东躲西闪。有个人回过神来，瞅准他腰部猛地一脚，他一个趑趄倒了下去，几个人一齐扑上来，按的按腿，扳的扳手，夺的夺刀，他拼命地护刀，一使劲，刀尖儿歪向一个人鼻子，血呼地涌了出来。又有四只手抓来——刀被夺走了。他一把攥住一只大胳膊，张大口，牙狠命一扯，“嚓！”一块肉掉了下来，这人哇哇直叫乱蹿。这伙人更疯了，将他的四肢连同整个身子紧紧地按在地上，乱捶乱踢。踢累了，就用绳子捆绑起来，他一动也不能动。受伤的人蹲在墙角哼着，没受伤的人又挖起来。

当锅被“嘣”的一声砸碎的时候，他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边哭，身子不停地扭动。他想挣脱。但无论如何也挣不掉。他就边哭边扯起幼嫩的嗓门大骂起来：“日你妈！日你妈！日你妈！”……

这伙人带着胜利，也带着遍体磷伤，更带着惊恐和沉思，走了。

全大队哗然：全有德家的儿子反天了，把挖灶的人都弄伤了！有人说：“没想到这几岁娃娃这么大的胆子和力气！”有人说：“这娃子饿怕了”。有人说：“这娃子不寻常，长大不是杨六郎，就是卖麻糖。”

章义文闻讯，小脚一拐一拐地赶回来。儿子还在门帮上绑着，还在哭着，骂着，扭着，只是声音沙哑了，越来越小了，像蚊子声。她一头扑上去，几下子解开。绳子一掉，几道又深又红又有些变紫的圈儿立时显了出来。当妈的眼圈儿红了。儿子手脚能动了。他没去揉绳壕子，也没看青一块、紫一块、肿一块的皮肉，一跛一跛地挪向已夷平了的灶台，捡起给打得散碎了的小胡基疙瘩，垒了起来。他要用碎碴儿再垒起灶台。他要吃饭。

可垒不到一尺高，就又垮了。他又垒，又垮，他还是垒……

章义文叹了口气：“颂蕨，垒不起来了，还是去吃公家的食堂吧！”

“妈，食堂饭又稀又少，我吃不饱，我要垒起来，咱们再做饭。”颂蕨继续垒。

章义文眼圈儿更红了。她揉了揉：“听话，不垒了，也垒不起来。”说着就去拉。他手一甩。当妈的没有再拉。她知道这孩子还在娘肚里就乱蹬，不安分；她知道儿子这会儿在想啥；她也从儿子的这一举动中看到他的倔强；她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心里说：这娃子日后说不定有出息呢！

他就这样不停地垒，不停地垮，垮了，再垒，直到天完全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全家人都站在跟前，他还在胡乱地垒……

第二天,全有德、章义文夫妇被人叫走了。回来后,小颂蕻看到他们一脸阴沉。他眨巴着眼望了好一会儿,读不懂。但隐约感到,这可能与自己有关。心里说:那伙狗日的坏。

没有锅灶了,小颂蕻只得随妈妈去食堂吃饭。每顿照例都是一小勺照见人的稀饭。打饭的时候,他将小脑袋伸上去,不眨眼地看着,希望打饭的给他家的盆子多打一点,他肚子好少饿点儿。看着看着,就看出了蹊跷:掌勺的虽然长着一对老鼠一样的小眼睛,稍不注意还以为在皮囊上长了两颗小黑痣,但视觉却异常的发达,每有一人上前时,都一手接盆,一只眼眯睡着,每见大队长和挖灶的前来,斜起勺子狠劲地朝锅底杵,听得咣当一声,转平,慢慢向上回端,舀起来的时候,也平平的,慢慢的,于是盆里的饭就又稠又多;轮到自家和其他人打饭时,勺子在锅面上一晃,出来的时候又一斜,盆里的饭就又稀又少。他恨大队长,恨挖灶的这伙人,恨掌勺的老鼠眼,嫩牙儿咬得嘎嘣直响。他感到这帮人都不是好人。他要报复!

又一个挖灶的人上前打饭。全颂蕻挤到掌勺人身边,待掌勺人将勺子深深地杵进锅底,又轻轻地、平平地将高高的一勺稠饭伸向挖灶人的饭盆时,就猛地一钻,头向腿部狠劲一碰,老鼠眼胳膊一闪,勺子一起,一勺饭顿时洒向掌勺的老鼠眼和挖灶人的脸上、身上、手上,饭堂里轰地一阵狂笑,一个叫黑人的小伙子将嘴巴撮起来,“嘘儿嘘儿”地吹着,那声音怪怪的,老鼠眼和挖灶的人嘿嘿地干笑着,不住地用手抹脸,越抹越多,成了饭人,很是尴尬。小颂蕻一倾,钻出长长的打饭队子,溜烟跑了。这天,他出了一口恶气,很是开心。

但他无力回天。掌勺人每次都重复着以前的做法,在一双双圆睁的、体现着憎恨与乞求的眼神下,照旧卖着他的黑心。自然地,颂蕻家每顿饭照旧是一小勺镜子般的稀汤汤。自然,每顿都是吃不饱,每顿都是当妈的将饭倒进自己的盆里。

时间长了,他有些纳闷:妈人大,又干活,饭量咋还没有自己大?就低声问:“妈,你吃饱了没有?”

章义文就笑着:“吃饱了。”他没有再问。然而却对妈妈开始留神了。

日复一日,她发现,妈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了,胳膊越来越细了,走路摇得更厉害了。他想啊想,终于想出来了:妈妈是自身挨饿,把饭让给自己吃。他幼小的心一阵发酸。妈妈人大,要干活,应当多吃才行,自己没干活都饿得慌,妈妈就更不用说了。妈妈触动了他幼小的心灵。他要拒绝妈妈的爱。

吃中饭的时候,他又狼吞虎咽、三下五除二地喝完了,但却例外地没有问妈妈要,只是双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她。

“来,颂蕻,妈给你倒一点。”章义文将饭盆斜了过来。

“我饱了”。他做了个鬼脸,又硬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蔫蔫的“嗝儿”,又闪

电般地将盆子藏到腋窝下。

“来，快来，妈只给你倒一点！”她似乎看出了什么。

“不！”他端着空盆跑开了。

当妈妈的眼眶儿湿了：受苦的孩子早懂事啊！

就这样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小颂蕻都将头盖在盆子上，嘴对着盆沿儿直喝，边喝边将盆子一边向上推，以使角度增大，一喝完，马上端着盆子跑开了。他生怕妈妈偷偷将饭倒进去。他不能没有妈妈。

这样过了两个月。他发现，妈妈的声音大了一点，脸上的颜色也好了一些。望着望着，咯儿咯儿地傻笑起来。把章义文笑得莫名其妙：“傻儿子，笑啥呢？”他只做了个鬼脸，含而不答。

他拒绝了妈妈的关爱，可肚子不答应。饭刚吃过一会儿，肚子就“咕儿，咕儿”地叫着，心里就一阵发慌，凉风一吹，心越发地慌，头上直往外冒汗，伸出小手去擦，还是冒。他心烦意乱，咬着牙，不让妈妈看出。

“颂蕻！”家门比他大三岁的颂仁喊。

“吼啥子！”颂蕻转过头，不耐烦地回了一句。

“上坡去不？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坡上有救救粮呢，又好看，又好吃！”

“你等我一路。”颂蕻一听能吃，就同意了，一脚轻一脚重地向前挪去。

哥儿俩到一个埂坎边，一茺茺、一串串红珠珠儿映入他的眼帘。“这啥东西，红嘟嘟的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这就是救救粮，摘下来，塞在嘴里，一咬，又甜又面，好吃得很！”颂仁夸张着介绍。

他手一伸。“哎哟！”又急缩回来，直搓手，一股淡红的血无力地流了出来，也聚成红珠珠儿。

“这家伙有刺，你两个指头伸出去，照准红颗颗摘，把刺拨开。”

他咧啦着嘴，照着颂仁哥的话，用小手小心翼翼地把刺拨开，另一只手伸出去，张开姆指和食指，摘下三颗，丢进嘴里，一咬，有点涩，可也有点甜，还有点面呢！他一口气摘了三个茺子，边摘边吃，肚子鼓起来了，心也不慌了。望着颂仁哥：“你真有办法！”“我也是饿极了，听我妈说的。”颂仁回答。

他吃饱了，拽着颂仁哥的后襟，一蹦一跳地向回走去。他觉得颂仁哥了不起。

第二天，他照例拒绝着妈妈的倒饭要求。待大人们上坡以后，没有约颂仁哥，一个人上了山。他认为他不需要颂仁哥帮忙。他看见一串串深红色的东西，就奔了过去。去拨刺，没有。他庆幸碰了个好运气。伸出两指：咋不是硬颗颗？

他将红米米摘下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；咋比头天的涩？皱了皱眉头，咽了下去……

天黑下来，他觉着肚子不舒服，一会儿就想吐，接着又吐又拉，肠子都快出来了。妈妈心疼地捶着他的背，边问：“吃啥了？”“救救粮”。他揉揉眼睛，回答。“树上有没有刺？”章义文又问。“没的”。他回答。“傻娃子，那是马桑米，吃不得！”章义文惊讶。他点了点头，又是一阵剧烈呕吐，脸憋得发紫，眼珠子都快鼓出来。直到天亮，肚子的东西吐光了，也拉光了，才停了下来。当妈妈的在一旁直叹气：“这是老天爷作的孽哟，是谁出得吃食堂这个瞎瞎点子！”

秋去冬来。肚皮贴着脊梁骨的庄稼汉们，感到异常的干冷，好象要把一具具干瘪的躯体冻成干牛肉，站在冷地里不停地颤抖，肚子一抽一抽的，这时，他们的唯一希望，是早早地获得热乎乎的稀饭，好烘一下这不争气的肚子。然而，食堂的饭却是越来越稀、越来越少了。只是在大队长来时有点例外。终于有一天，掌勺的给各人打了一勺黑乎乎的东西。

“妈，这是啥，跟稀牛粪一样？”

“傻孩子，这是干红苕叶”。

“为啥要吃干红苕叶？这是吃食堂前你叫我喂牛的？”

“现在啥粮都没有了，不吃还能等死？唉，这年月，人和牛有啥两样？快吃吧！”

“那伙人呢？”他发现今几个那伙人没来。

“甭管人家，快吃，谁叫你大不能当干部！”章义文现出一脸的无奈。

他端起盆就喝。一片干苕叶给呛进了气管。他一阵干咳、作呕，其它的碎干红苕叶子全给吐了出来。

“妈，我咽不下去，恶心。”

“咽不下也得咽，不然会饿死的，小娃子不经饿。听妈的话，活着，有出息，脱这层皮。”章义文终于给孩子下了命令，提了要求。说完这句话，就深情地望着这个还不懂事的孩子，但她从他的一举一动中看到了家庭的希望。

他拿眼直盯盯地望了望妈妈，转而又望了望苕叶汤饭，嘴还是不敢去碰盆沿儿。试了几下，还是不敢碰。

然而，妈妈的话却在脑子里来回地碰磕。他捏紧了小拳头：我要活，我要成器，我要让大、妈享福，我不能让这帮坏种欺侮我们、吃偏食！他端起盆，头一仰，眼睛一闭，咕咚咕咚直灌，连同掉进盆里的眼泪水、鼻涕、头发……

过了年，苕叶也吃光了，米糠也掺完了。终于有一天早上，颂蕻再随大人去打饭的时候，发现伙房上没有冒烟，走进一看：灶是冰冷的，锅是空的。

“这一大早了，咋还不做饭？”章义文问。

“没粮了，苕叶也完了，夜儿晚干部们开了个会，说上头也有口缝儿，食堂今几个散伙，各家还是起自己的灶，想自己的办法，度自己的命。食堂管事的两

手一摊，无奈的说。

章义文茫然了。颂蕻心里一阵高兴：以后不受这个罪了，狗日的也不会偏心了！

章义文拉着小颂蕻的手，踉踉跄跄地回到家。望着连灶土都被挖走当肥料的空灶房愣了半天：“颂蕻，把你大喊回来！”他应了一声，顺从地跑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全有德回来了，老大颂祥也回来了。又请来半拉子泥水匠。担土，和泥……半天工夫，简单的灶台架子又搭起来了。

颂蕻也跟着忙起来。他去垒胡基，全有德挡手了；他又给递铲子，用木盆去给端水。他盼望灶台马上修好，越快越好。泥和好，他又学着大人的样子，用手抠起泥巴去糊，掉下来，又拣起糊上。全有德见状：“看你整成个啥样子了，出去玩去！”他不听，照样糊……直到灶台修好，他又去转看了两圈，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。临走，挖一把泥巴，在干土灰里滚几下，在门墩上唧唧地板起蜡台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上小下大的四棱泥巴蜡台子就做好了，他折来一根细树枝，插在上面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跪下，双手合十，不停地磕头……

灶台是湿的，不能做饭，也无饭可做。他只得同大人一样，空着肚子。但他感觉不饿，就势端来木头脚盆，手动也没动，两只脚对搓了几下，算是洗了，手撑着床栏，身子一挺，腿一翘，就势倒在了床上。梦，很快地垄断了他的大脑：锅里蒸着大米饭，香喷喷的，他用鼻子使劲地吸，这香气将胃调动起来，嗷嗷直叫，他奈不住了，就伸手去揭锅盖，使尽了全身力气，满头大汗，两手发麻，锅盖就是揭不开，他就大声地喊：“妈，妈！”妈妈被吵醒了，自己也醒了。鼻子不由自主地抽了几下，睁开眼，就着月亮透进来的微光，使劲地一看，灶还是湿的，锅还是冰冷的，他垂头丧气，而肚子却不听话，口水一个劲地涌，心里难受极了。黑暗一丝一丝地散去，光亮一点一点地扩大，他的头都翻疼了……

一个声音撕破了黎明前的沉寂。他侧耳细听，是隔壁传来的：“灶是打起来了，粮在哪儿？藏在堂屋地底下的半罐子苞谷也让干部们给挖走了，食堂又没给分一点儿，苕叶野菜都挖腾光了，这日子咋过呀？！”这是母亲的声音。

“咋过？还是过吧，想点办法，总不能眼睁睁地饿死！再说了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根草草儿有一颗露水养着，活人总不能给尿憋死！”这是父亲的声音。

“这样吧，你去他舅家借点粮食，他们那里食堂吃得迟，散得早，兴许还有一点存粮，我把娃子们喊起来先去寻点野菜对付一下。”母亲又发话了……

父亲和母亲的话，他全听见了。他悄悄爬起来，穿好衣裳，待妈妈提着篋笼子出门后，就悄悄跟在后边。一天一夜水米没搭牙，肚子咕咕儿直叫，心慌得很，腿怎么也不听使唤，每上一个坎儿，都得把嫩软的膝盖按着。

他跟随着妈妈，眼睛死死盯着面前和左右，没有，只得向远处、崖边、刺丛中寻觅，这里人来得少，兴许还有可采的。但就是这，好吃一点的叶子都给挖光

了，只留下些许难吃的东西。章义文一边走着，一边擦着汗，极不情愿地采摘着。颂蕻就看着妈妈，妈妈采啥他采啥，每前进一步，他的腿肚子就直打闪，每弯一下腰，头就晕得厉害，天旋地转，眼前冒起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儿。折腾了大半天，篾笼子只填起了一大半。章义文弯起胳膊肘挎着篾笼子，两侧青筋暴起老高，颂蕻跟在后边，小脑袋搭拉在一边，前脚缓缓地迈出去，后脚总也跟不上来，娘儿俩艰难地向家里挪……

门前水沟边，章义文将野菜倒进去，用手来回地搅，然后，五指叉开，捧进笼子里，又提回屋倒进锅里，割来一抱青蒿，放在灶前，寻来点干苞谷天花，点着，又去割青蒿。颂蕻就蹲下去，为灶膛添火，妈妈一走，火就灭了，他将小嘴鼓成喇叭状，凑近灶门，使劲地吹，无论如何，气老是鼓不足，火就是不着，直冒黑烟，他再使劲吹，气还是上不来，烟却更大了，越捣腾，烟越大，满手满脸全是黑，只剩下两只眼珠儿来回地转着，因为呛，泪水直流，将黑灰的脸冲开两条道子，顺势而下，但他还是吹……妈妈回来了，将他拉开：“成个灰老鼠了！”她心疼地为儿子抹脸……

满锅都是青黑色的菜汤。颂蕻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大碗。刚一入口，就皱起了眉头：这么苦！他心里说，又嚼起来，细细地品味着，越品越香。他大口大口地往下咽，越咽越香——肚子终于装上了东西，不闹腾了，吃得也有自己的劳动！

天擦黑时，全有德的扁担箩筐从墙杈头伸了过来。大家争先恐后，卸的卸扁担，揭的揭箩筐——啊！是两半筐红萝卜！颂蕻一脸惊讶。全有德忙说：“你大舅家也没粮食了，只剩下分把地红萝卜。这还是我当下挖的，你舅妈心都疼掉了，说他们也要过日子呢。甭看这两半筐红萝卜，值百把块呢，相当那些当干部、吃皇粮的两、三个月俸禄哩！他们就是拿上银子钱，还买不到呢！这年头，票子还不如张把皮纸，皮纸还可折来擦尻子，这票子硬梆梆的”。逗得全家人哄堂大笑，颂蕻也捂住肚子，直不起来了。红萝卜就红萝卜，反正比苕叶、野菜好吃。颂蕻乐得在堂屋里蹦来蹦去。

章义文拿来菜刀，边削英子边说：“今晚蒸顿红萝卜，过个年。”颂蕻和颂祥、颂和一齐鼓掌，小手心儿直发麻。

锅冒烟了！一股醇香气袭了过来。颂蕻拿鼻子狠劲地吸了吸，又跑到冒烟的地方，冲着烟气，更加使劲地吸抽，越抽越香，越香越抽，禁不住揭开锅盖——香气直冲鼻子，涎水一下子流了出来。“放下，还没熟！”章义文一声断喝。颂蕻怔住了，终于慢慢地放下锅盖，用手在嘴角使劲一擦，又用鼻子抽起来，一翕一张的——嘴吃不上，先让鼻子享个福、过个年。

红萝卜端上来了。颂蕻一手抓了三个，狼吞虎咽。两根萝卜下肚，他将舌头伸出来舔舔小嘴唇：“这比人参燕窝好吃！”“我们都没见过，你知道啥？”章义文轻轻叩了一下他的小脑袋。其实，小颂蕻根本就没见过什么人参呀、燕窝呀，